



## 今年春节“云拜年”

■ 山东平邑 魏益君

作为驻村第一书记，每年大年初一，我都是要到村里拜年的。而我今年的“云拜年”，却拜出了另一种祥和。

从我驻村任职第一书记的那日起，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，每年正月初一，一定到村里给乡亲们拜个年，一是听听他们的心声，二来能融洽与群众的感情。真的，每到一户，互致问候，拉拉年景，聊聊愿望，暖心暖肺，好不亲热。

今年不同了，由于政府号召为防控疫情少聚会，少走动，登门拜年就不现实了。我也搞起了当下流行的新方式：“云拜年”。

驻村之初，我就把32个贫困户子女的电话收集齐全，并建立了微信好友，而后建了一个脱贫攻坚微信群。这微信群，今年拜年就派上了用场，除夕晚7时，我就在微信群里发了一个喜庆的拜年红包，一时间就冒出来许多人。我告诉乡亲们，按照县委选派办的要求和防控疫情的需要，今年就不去村里拜年了，就在群里跟大家伙拜个年，问声安。而后就把我提前录制的一段拜年视频发到群里。乡亲们也学着我的方式，也开始录一段发到群里。一些年长的老人，第一次让儿女们录制发到群里，竟然高兴得心花怒放。

大年初一大早，我就是想着给村里的五保老人打电话拜年了。他们用的是老年手机，不会微信，更不会视频。我刚把电话打过去，齐奶奶就激动地喊起来：“听村里干部说，你今年初一不来村了，我还给孙女准备了好多吃的呢，白忙活了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不来村是防控疫情的需要，所以打电话给您老拜年啊。您孙女今年在北京就地过年了，等以后回来，我就带她来看望您。”齐奶奶就在电话那头连连称好。

刚和齐奶奶通完电话，我的微信又开始热闹了。我点开了手套加工大户司大哥的微信视频，司大哥笑呵呵地说声“过年好”，就向着机器隆隆的加工车间跑去。等忙完回来，司大哥说：“拜个年也没拜完整，年前咱签订的那批货要的急，这大年初一我就开工了。行，我先忙去了，等你上班过来，咱哥俩喝一盅。”

我也随声附和：“大年初一好兆头啊，今年你一定发财的！”

“魏书记，听说你今天不来村里了啊，给你拜年了。”刚点开种烟大户王大哥的视频，他的粗嗓门就响起来。我也回敬祝福，同时向他承诺，他今年承包的那块烟田，元宵节后就铺设管道，把水引到地头。王大哥就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声道谢。

容不得我给谁拜年，微信就接二连三地响。我跟村里好玩微信的小二子说，你把我朋友圈里给乡亲们的拜年视频转发一下吧，告诉你那些伙伴也互相转发，我怕慢待了乡亲们。

一时间，我的朋友圈就留言不断，点赞不断，乡亲们在朋友圈里的拜年我也点赞留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云拜年”，不仅没有拉开我和乡亲们的距离，反而增进了感情，加深了友谊。

## 春节印象

■ 安徽潜山 黄全元

夜晚的风，送来了淡淡的清香，我似乎嗅到了梅花的味道……梅花开了，春节就近了，这二者我总觉得是互相映衬的，大概是受回忆的影响，儿时，门前的梅花一开，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梅花的绽放，也代表着年的到来。

一进腊月，各家就开始忙活起来，家家户户都用农产品做成半成品，招待客人时稍经加工便成了一道菜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母亲做的“圆子”。糯米淘净后，用清水浸一天再手工磨成米浆，经过滤凝固成面团状，再做成一个个圆饼干大小，放锅内蒸熟，便成了“圆子”，待冷后用冷水浸泡，经常换水可以长期存放，随时食用。每当临近过年时，我都盼望着能吃到母亲做的“圆子”，盘子上一个个晶莹剔透的“圆子”总能品尝出家的味道，小小的面团里，寄托着是母亲对游子的爱与思念。而对我来说，母亲亲手做的“圆子”不仅将我在归乡旅途中的饥饿和疲惫解去，更重要的是，那再熟悉不过的味道也解去了我那浓厚的乡愁。

每当踏上回家的旅途，窗外的风景总是那么熟悉，家门口那条泥泞的小路旁的一草一木总能勾起我童年的回忆。记得儿时过年的浓厚气息总是从父亲点爆竹的第一个响声开始的，每一次春节的到来，我们这些孩子甭提有多么急切了。长辈们乐呵呵地倚在大门的台阶上，欢声笑语，谈论着这一年发生的事，说到开心处，长辈们总会笑得合不拢嘴，说话声甚至盖过了漫天的爆竹声，长辈们总是将粗糙的双手插在衣兜中，偶尔也会从衣裤中拿出一些他们不舍得吃的，如糖果、花生之类的东西，合捧在掌心给我们一大群小孩子吃。小孩子们则总是成群结队，变着花样地放着爆竹，爆竹放完了，就在屋里屋外嬉戏打闹，从屋头跑到屋尾，从不会感到累。这些早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可每当我回到这熟悉的地方，看到母亲那慈祥的笑容、父亲那宽厚的脊梁，童年那美好的回忆就像幻灯片一样一幕幕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又是一年春节，因为疫情，今年的春节不能回老家，只能呆在城里，但心里却是开心且充实的，毕竟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幸福。祝远在家乡的亲人春节快乐！

## 难忘家乡洋蛇灯

■ 安徽合肥 施光华

正月是新年，每当我从媒体上看到全国各地张灯结彩，欢度春节时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观看家乡玩洋蛇灯的情形。

关于洋蛇灯有个传说。肥东县包公镇大部村村民介绍说，据传600多年前，大部村有一对婆媳，为避乱兵，躲在一山洞里，不料遇到兵败溃散的元兵，元兵意欲对身怀六甲的媳妇不轨，这时，一条数丈长的白蟒飞下山崖，直逼洞口，元兵惊散逃遁，婆媳得救。邵家人和村民认定救人巨蟒是东海蛇神，为纪念“蛇神飞降，人口平安”，于是扎起蛇灯，取名“洋蛇”，世代相传玩起洋蛇灯。

我第一次观看洋蛇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刚十三、四岁。一天，小镇传出大部村晚上玩洋蛇灯的消息，父老乡亲个个兴奋不已，因为那时文化生活十分单调，除了听收音机，偶尔看场电影外，几乎没啥其他文化生活。小镇距大部村五、六里路，傍晚时分，当乡亲们结伴而行来到东山脚下大部村时，天色将晚，大片人群静等看玩洋蛇灯。八点左右，人群中一阵骚动，紧接着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人们争先恐后地朝着玩洋蛇灯队伍方向涌去。首先是邵姓家族在祠堂设坛祭祀，邵姓所有队员按主玩、领玩、蛇头玩依次参拜蛇神。参

拜后，起灯，蛇头和蛇身相接，并用大红绸布包裹。出灯时，有人手持写有“风调雨顺”“国泰民安”等牌灯，紧接着火枪“三眼铳”朝天放枪助威，后面跟着吹笛子、吹喇叭和敲锣打鼓的，最后精彩的玩洋蛇灯隆重出场了。只见洋蛇灯前面有人举着蛇珠引导，每节灯由一人执把操持，模仿蛇的姿态。数十米长庞大蛇身内烛光照耀，通体透亮，尤其两只硕大的蛇眼炯炯有神，虎虎生威。洋蛇灯随着举蛇珠人的指挥，时而不不停地翻滚，时而不不停地狂舞，时而盘成高高的宝塔状，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最精彩的一幕是，玩洋蛇灯队伍在从场地、田埂、小道和大路上玩过后，最后选择一处临近几口大水塘边玩耍，这让观众通过水的倒影，仿佛看到一条巨蟒在水里扑腾翻滚，观众情不自禁拍手叫好。

白驹过隙，一晃，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，家乡的洋蛇灯早已走出肥东，先后参加了1984年庐州灯会、1993年合肥春节踩街、中国相声节开幕式、2004年省暨合肥市“万众欢腾闹元宵”大型民间文艺踩街等演出活动。2008年，洋蛇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大部村村民邵传富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。洋蛇灯是我儿时的记忆，更是家乡的骄傲。

## 宅家多读书

■ 陕西汉中 羊白
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，已持续一年多，毫不留情地扰乱了人们的生活。为了自身安全，为了不给国家添乱，新春佳节，不能回老家，那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多读点书，充充电，休整休整。

我纳入阅读计划的有三本书。一本是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集《小夜曲》，一本是李洱的《应物兄》，还有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前两本是个人口味，后一本是重读，我想再次领教一下路遥那种“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”热气腾腾、元气满满、浑厚质朴的写法。还有一个因素，上初中三年级从来不大读大部头著作的女儿，在我的鼓动下，终于答应要在寒假期间读一读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我怕她改口，趁她有兴致，果断在网上又买回一套，并许诺要和她同步阅读，以便更好地交流。毕竟，书中的艰苦环境对女儿来说是陌生的，我怕她有畏难情绪。一旦读进去，相信她会入迷。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，是最能打动人心的，有着永恒的共通性。

三国时有个学者叫董遇，他谈到读书，有“三余”之说：“冬者，岁之余；夜者，日之余；阴雨者，时之余”。相对于生计，读书自然是闲事。闲事，用“零余”时间来打发，再合适不过。春节期间，不用上班，天寒地冻，也不适合外出，除了必要的走亲访友，围炉读书是极好的享受，会觉得格外温暖。

我们小区的楼顶是开放式的平台，冬阳融融的中午，拿个小马扎，边晒太阳边读书，旁边再放杯茶，实在是很好的享受。如果是雪花飘飘的夜晚，靠在床上拥被读书，天地悠悠，思载万千，则是另一种享受。古人“夜航船”的比喻，实在是精妙！至于窗外呼啸的北风，则更显出了家的温暖与安宁。

三卷本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女儿能不能读完？这着实是考验耐心的。我会尽量跟着女儿的节奏，和她同步悦读，做好时代背景的解释，算是亲子共读吧，也好以书中她感兴趣的内容，进行一些拓展性的谈话。

在我看来，读书是一场约会，是一场旅行，也是一场休憩。足不出户，就和另外时空里的人相遇了，感受世界的博大，自然的神奇，以及人间的悲欢离合。休息调整，自然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预祝自己和女儿，能够在新年有新的气象。